

JIE JU HUO
KAJ SHI

结局或开始

花 狂 路 末
世纪末小说系列
NO LU KUANG HUA
SHIJI MOXIAO
SHUOXILIE
王山主 编
刘颀

THE WINDO
KNOCKOUT

结局或开始



结局或开始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局或开始/王山, 刘颀主编.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末路狂花世纪末小说系列)

ISBN 7-80611-890-X

I. 结… II. ①王…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141 号

末路狂花世纪末小说系列

结局或开始

王 山 刘 颀 主编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赵 建 小 明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保定市烟厂南路 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0.875 印张 223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00 元

ISBN 7-80611-890-X/I·794

体裁的遗产

——末路狂花世纪末小说系列

韩少功

历史上，中国文学的每一种体裁都受到过歧视，都曾经充当过少儿不宜和君子勿视的违禁物品。

先是有诗词歧视。古希腊人柏拉图曾经宣称，哲学与诗歌之间永远有“旧仇宿怨”，与中国道学家们的“诗词害道”说不谋而合。宋代程颐指诗歌为“俳優”与“闲言语”，朱熹甚至发誓“决不做诗”，连高产诗人陆游也申明“文词终与道相妨”，对自己的诗词常加贬斥。这情形，如同当今有些学问家把通俗电视剧写得躲躲闪闪，对这种客串混钱之举多少也得来点自嘲和自责。

然后有戏曲歧视。“为时既近，托体稍卑”的元代戏曲在诗词登堂入室以后，不幸成为下流现象的替补，不论如何繁荣，也一直被《四库》集部视而不见，拒不收录。《红楼梦》里的富家子女奉命吟诗诵赋，修习风雅，但必须将《西厢记》一类作品视为“淫词艳曲”，连暗中神往的林黛玉一开始也要假惺惺地斥之为“混账话”，以示自己一身清白。这情形，如同当今优等女生为讨得教师和父母的欢心，便夸耀自己一心热爱数学和钢琴，不可招供玩了“电游”。

小说歧视的故事当然更长。清末王国维一改学界偏见，著戏曲研究多种，使戏曲终有高尚名分。于是京戏遂为“国戏”，政要巨商硕儒纷纷以充当梨园票友和准票友为雅事。新文化主将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也多涉笔戏剧，让进步和革命的男女们把剧院入得更加放心。我当时随长辈去看戏，就有赴博物馆或科技馆以继承严肃的文明传统之感。比较起来，当时的小说虽也在政策宽大之列，但仍有“小”的卑琐出身而无“国说”之尊，仍让很多人暗暗存疑。比如“爱情”、“接吻”这一类让人心惊肉跳的直白字眼唯小说里可见，于是孩子们在书包里藏一本这样的野书，大有前面所说陆游和林黛玉的惴惴不安，算不上正大光明之举。

到二十世纪结束，小说歧视基本上已得解除。但是从诗词到戏曲再到小说，诸多体裁所受道德歧视的一步步减压，其实也是这些体裁一步步告别盛期的过程，是大众的感官满足和欲望宣泄在这些体裁里一步步潮退的过程。这真是得中有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文学本是俗举，以近俗容俗为兴盛发达之本。然山外有山，俗外有俗，小说再怎么俗，一晃眼就已经俗不过商业化电子视听产品了。不久以

前，我到一個街頭影視放映廳去逛，發現一大群青年人正在拍椅子起哄，要求老板把王朔的一個作品換成香港那種枕头加拳頭的“猛片”。我記得王朔多年前還被批評家們指認為中國“俗”文學的代表，可是僅僅時隔數年，他在這些起哄的觀眾眼里已經太囉嗦了，太正經了，太高雅了，太道統了，太不怎麼“猛”了，必須在他們的起哄聲中退場。可以想象，其它那些滿篇字符黑壓壓以致累人不淺的小說（包括据此改編出來的一些較有文學性的影視），更是熱銷地位漸失，娛樂功能銳減，不再成為當下的大眾文化主潮，在很多人那里差不多已成為無韻之宋詞和無樂之元曲，有了些青銅色彩和文物意味。古代道學家們倘若活到今天，面對聲色迸放的“電游”、MTV、動作片和色情片，恐怕是寧愿要子女們正襟危坐大讀小說的。

小說不大能追得上世俗化的更新換代，小說即便可以濃妝艷抹，也仍多相對沉靜和相對端莊的面容，這是小說的不幸？還是小說的有幸？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小說當然不會消失，盛期已過的詩詞和戲曲也依然有用武之地，足以使我們寬心。各種文學體裁也沒有表現內容和價值取向的僵硬定位，這使小說既可以與詩詞和戲曲搶題材，也完全可以與電子視聽產品爭趣味，還任由人們折騰。但大體而言，小說的功能彈性，並不能取消體裁特點對創作者的無形制約。這個形式選擇內容的道理，只要想一想用七律來寫時裝廣告的別扭，用京劇來唱星球大戰的荒唐，用胡琴來拉爵士和搖滾的力不從心，大概就不難體會。這就是說，小說不是什麼都能做的。小說可以多變卻無法萬能。每一種體裁都有自身的所長也有所短，都

有审美能量的特定蕴积，因此便有这种能量的喷发或衰竭之时，非人力所能强制。这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生活和人性状态的流变，随着一些新兴媒介和新兴手段不可阻挡地出现，每一种体裁都可能出现悄悄的角色位移，比如从青春移为成熟，从叛逆移为守护，或者从中心移向边缘。

小说家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远去，小说的“边缘化”越来越多地成为业内话题，这当然与小说的刺激手段和娱乐功能正在被电子视听产品大量夺走有关，与全人类的感官开发和欲望升级正在加速度向前推进有关。可以设想，也许要不了多久，满足人类体感触觉的新型大众文化产品以及直接植入大脑和肉体的娱乐“猛（芯）片”都能轻易地跨越技术障碍，也会被商家们一一推向市场，而仅仅止于视听的电子消费将不足为奇，甚至很快会沦为半夕阳产业。这难道不是已见端倪的前景么？老体裁总是要遇到新世俗，炫目的商业化时代正在使一切道德规则步步退守，正在使一切文化成果迅速过时和出局，正在使人们被自己的欲望驱赶得气喘吁吁而不知所终。这是一个小说曾经为之驱和呼唤的时代，也是一个小说正在困之而滑入寞落和困顿的时代。在“猛片”纷至以及更“猛”的一切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的小说能否避免昨天宋词和元曲的命运？或者问题应该是这样：面对这种可能的命运，小说还能够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

这不是一个经院理论问题，而是靠写作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收集在这里的中国九十年代末诸多中短篇小说，在小说的可能性方面作出了各自的尝试和拓展。也是使小说的遭

产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可贵努力。作家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值得读者和批评家们悉心关注。

1999.12. 海口

目
录

目

录

结局或开始	张 生 (1)
亲切的噩梦	王 山 (32)
小姐，你早	池 莉 (35)
与世俗同流	木 弓 (119)
宝刀	阿 来 (122)
庸常人生与英雄利器的悖反 ...	郭宝亮 (180)
杀人重围	宋 元 (183)
杀入重围之后	林 雨 (288)
惊愕奏鸣曲	荆 歌 (291)
历史和心灵深处的弦外之音 ...	王 山 (335)

结局或开始

结
局
或
开
始

张 生

除了时间的跨度有点长而在情节上显得有些松散外，这个故事没有其他的缺陷。实际上故事的本身并不长，它发生在1934年12月的某一天，地点是离奉天有一百多公里远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在日本人的胁迫下，东北也已变成了所谓的满洲，当时复杂的政治状况使大多数人没有及时注意到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那天雪下得很大，很大很大，李建成后来对小虎的孙子小红说。可话讲是这么讲，倒并不一定是真的，这很可能与他的心理有关，其实整个冬天的雪下得都很大，那一天并不比任何一天下得更大。一连好几天，风都呼呼地刮着，鹅毛大的雪花

不停地从空中翻滚下来，铺天盖地，使天色显得阴沉而晦暗，地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已经快埋到了人的膝盖，房顶上，路上，还有远处看不清楚的地方，也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所以天尽管黑得早，还下着雪，但并没比白天的光线差多少。

下午，李建成在院子的雪地里光着头抡着一把明晃晃的大板斧吭哧吭哧地劈了一大堆木柴，他人长得比较瘦弱，这两天还感冒了，咳嗽个不停，干这个力气活弄得他满头大汗，浑身热腾腾地直冒白汽。看见他这副样子，二嫂几次从屋里出来叫他别干了，好好休息休息。可他都没听。他在家是个独生子，曾念了几年私塾，临来这儿的时候他父母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到了这里要勤快，要有眼色，不要像在家一样那么随便。他这份差使可来之不易，是他父母转弯抹角托了好几个人才弄到手的，他很珍惜，刘昌宏，也就是他的二哥，虽然不是他的亲二哥，虽然只是在他爷爷的那一辈时他们两家才有点关系，可说良心话，刘宏昌一家对他还是很不错的，他在这里不过打打杂，一年到头不仅有吃有穿有工钱，还时不时能到奉天去一趟，跟着刘昌宏去他的那个卖洋布的小铺子见见世面，他今年刚16岁，他对现在的这一切感到很满意。晚上到屋里吃饭时，厨师老赵多炒了一个菜，烫了一壶酒，说是二嫂吩咐的，今天干活辛苦了，要他暖暖身子。他和老赵坐下来喝了几口酒，喝着喝着他突然站了起来，戴上帽子披上大衣就要出去，老赵问他干什么，他说差点忘了一件事，上午刘昌宏去奉天的时候要他这几天晚上早点关门，现在也不早了，他索性到外面把院门关好再回来喝。老赵要他小心点，院子里的雪很滑。

李建成刚从屋里出来就吞了一口凉气，他的喉咙紧跟着就痒了起来，他裹了裹身上的大衣。一边咳嗽一边迈开了大步，很快就冲到了院子的门口。院门白天也是关着的，只不过没上插销，李建成习惯性地开门，探头向外面望了望，暗灰色的雪花还在飘，风夹着雪打在人的脸上又冷又硬，正当他抽回身子准备关门时，路边有人叫了一声，一个全身是雪连眉毛上也是白乎乎的人走了过来，他斜背了个包裹，喘着气，告诉李建成，他本来是想今天赶到奉天的，可天黑了，他在雪地里已经走了一天的路，累得不行，现在想找个地方投个宿，明天天亮了再走。看样子他是冻坏了，说不了几句话就要咳嗽两声。他从怀里掏了张钞票，塞给李建成，要他一定帮这个忙，他哑着嗓子说他在村里已问了好几家了，都说没多余的地方，要他到这儿试试看。李建成把钱还给他，把他让进门廊，要他等一下，他去里面问问主人。这个人年龄一看就比他大，可开口就是大哥大哥地叫他，人很客气，李建成对他很有好感，而且这个人好像也感冒了，还不轻，像他一样咳个不停，这方圆几十里都没个村庄，如果让他这么连夜赶路，又是风又是雪的，他就是病倒了倒在雪地里也没人知道。老赵见他还不回屋，站在屋门口喊了他一声，问他怎么半天还关不好门，他对老赵说有人要借宿，他去告诉二嫂一下，老赵刚才和他边喝边聊，正在兴头上，叫他快点安排好后回来，他们好接着喝。李建成说没问题，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碰见，他去给二嫂说一声就好。

二嫂和春香正坐在炕上就着灯边聊天边纳鞋底，他五岁的侄儿小虎已经钻进被窝睡着了。听李建成说有人要借宿，就像往常那样，二嫂要他带客人进来看看，李建成说了声

好，转身出门把那个客人叫了过来，那个客人大概是走了一天路，真累了，从院门走过来时，一步一步的很小心，好像很害怕摔倒。李建成带他进屋，二嫂对他打了个招呼，问他是不是要投宿，客人点点头，咳嗽了一下，说是出门时没想到雪会越下越大，路会这么难走，现在弄得要麻烦你们，说完，他伸手要去怀里掏东西，二嫂知道他想掏钱，叫他不要破费了，出门在外，谁都会遇到麻烦，在这里住一宿不要什么钱，客人很感激，连声道谢。在灯下，李建成发现这个客人大约 30 多岁，一举一动还挺文气，不是那种五大三粗胡子拉茬的人。二嫂见他脸都被冻紫了，还咳嗽个不停，就让李建成赶紧给客人弄点热的吃吃，烧点水，早点让他休息。李建成先把客人带到屋里，接着出去把院门关好。客人一进屋就解开包裹，脱下棉袍，嘴里长长地出了口气。真暖和，他说。老赵问他是不是一起来吃点菜喝点酒，他说不了，他不饿，再说，咳嗽喉咙疼得要命，喝点热水就行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又咳了起来，老赵看他咳得厉害，一扬脖吧唧喝干了一杯酒，站起来就去烧水。李建成叫客人先上炕坐一会儿，突然他想起来他还不知道客人的姓名，就问他贵姓，客人断断续续地还在咳嗽，他喘了一下气，说是免贵姓张，弓长张的张，李建成在他的感染下，也咳嗽了起来，想到咳嗽时候人很难受，不愿意多说话，他就不再找这个姓张的客人乱扯了。老赵把水烧上，回来坐到炕上和李建成继续聊，客人除了咳嗽也不吭声，坐在一边脸上露着笑听他们说话。水烧开后，客人只喝了一点就不喝了，他老是咳嗽，说喝不进。大家洗了洗后就上了炕，老赵喝得有点多，他挨着客人倒头就睡了下去。李建成吹了灯，和老赵睡在了一起。

这个晚上，李建成睡得很不安稳，一个是他感冒了，鼻子不通，头朝哪边睡都不舒服，而一张嘴吸气，喉咙又疼得厉害，他还得不停地爬到炕头擤鼻涕，鼻子都快擤掉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喝了点酒，可喝得又不多，人被弄得很兴奋，翻来覆去睡不着，失眠了，但更可能的是，他也一直这么认为，是那个姓张的客人没让他睡好。整整一夜，他都在床上听这个要命的客人咳嗽和吐痰，他每次擤鼻子都能看到 he 脸朝下趴在炕头往地上吐痰。老赵心宽体胖睡得很死，他扯着呼噜，一声长一声短地打着鸣换着气，像个没事人一样，让李建成羡慕得不得了。直到鸡叫第四遍他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这时候客人的咳嗽声似乎没那么大了，痰也不多了。可他一眨眼就得起来，鸡叫第五遍他得起床干活，扫雪，给老赵打下手做早饭，再看看二嫂他们有什么吩咐没有，他气得不行，真想拿一把棉花塞住那个客人的嘴，可他没这么做，他用被子蒙住头，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老赵用脚踹了他的屁股好几下才把他叫醒，窗户纸还在呼拉呼拉地响，屋内屋外都还没亮，李建成老赵摸黑起了床，客人见他们起身，只是翻了个身，没有马上起床的意思，休息了一夜，他的咳嗽可能也好了许多，他翻身时只是喘了一下气，不像昨天晚上那样动不动就要咋咋咋地咳上一阵子。用手胡乱抹了抹脸，揉了揉脑门，李建成推开门就到院子里去扫雪，雪又下了一夜，很厚，每走一步就要喀嚓响一声，他先拿了把木锹用劲把雪铲了铲，然后拿着扫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一下重一下地扫着，雪还在下，不过小了许多，他扫了一会儿，人才完全醒了过来，天也慢慢开始亮了，地上的积雪由灰变白，再发亮，他扫干净的地

上倒越来越黑。等他扫到院门外的路上时，老赵在院子里叫他，他这时浑身都有点发热，也不怎么咳嗽了，鼻子也通了，就大声地答应了一声，他想老赵又要叫他过去帮助干活了。但老赵没让他干什么事，老赵问他，这个姓张的怎么还不起床，天都亮了，这时候还不赶紧动身，今天天黑他也不一定能赶到奉天，这路难走得很呐。李建成说是呵，他告诉老赵，这个人昨天咳了一夜，可能没睡好，等一下，他去把他喊起来算了。老赵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吐了口唾沫，说也可以，他起太晚了也不好，这里又不是旅店，又没问他要钱，一般像他这种借宿的客人应该一大早起来就走，拖时间长了就不好了。李建成点了点头，说这规矩我知道，这个人主要是病了，要不然可能也早走了。接着他又向老赵抱怨，这个人也真是的，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我刚才扫雪的时候眼一黑差点摔到地上，我这就去叫他起来，让他赶紧走。

李建成在门前跺了跺脚，吱扭一响把门推开，看见那个姓张的客人顶着被子睡在炕上，一动也不动，他睡得还挺香。李建成走到床前拍了拍他，让他醒一醒，告诉他天亮了，问他是不是要赶早走。客人缓缓地翻了个身，睁开眼睛看了看他，嘴里咕哝了几声，就要从炕上坐起来，可他抬了两次头也没坐起身子，李建成发现他的脸有点青里透紫，感到很奇怪，屋子里这么暖和，他的脸色还这么难看，可能昨天是冻坏了。客人一用劲，又咳嗽了起来，吭吭咋咋的，很长时间都停不下来，李建成看见他的脖子也变粗了，上面尽是一块块的发红的东西，就像被人用绳子使劲勒了后留下的一道道瘢痕，看他的样子，八成是病了。李建成出去把老赵

叫进来，问老赵怎么办，老赵看了看，大声喊了客人几声，问他是不是觉着不舒服，客人没说话，只是吃力地用手指了一指自己的喉咙，点了一下头，老赵摸了摸他的额头，又叫李建成也来摸摸，客人的额头很热，热得烫手，老赵替客人盖好被子，扭头走了出去，李建成也跟了出去。老赵对李建成讲，这下麻烦大了，看来这个客人病得不轻，今天是动不了身了。他叫李建成去对二嫂说一说，看看怎么办好。李建成就去告诉二嫂，二嫂带着春香过来，她看了看客人的样子，又问了客人两句，客人不能说话，睁着眼睛，望着围在他身边的人，只能点点头表示谢意，他喘着粗气，咳嗽时胸膛一起一伏，整个身子在炕上缩成了一团，二嫂见他嘴唇发紫，干裂，发烧烧得厉害，就叫春香去弄块湿毛巾给他敷一敷，又叫老赵给他烧一碗胡辣汤，多放点辣椒，她对老赵说，这个客人可能染上了风寒，吃点辣的，让他好好发发汗，再好好睡一觉，肯定能好。她叫李建成和老赵照顾他一下，明天病好了再让他走。

老赵烧好胡辣汤，要李建成给客人送去。李建成端着汤进屋，见春香敷在客人头上的那块湿毛巾已被他攥在了手里，李建成把他从炕上扶起来，靠着被子坐好，叫他喝点汤，可他一口都喝不进，好不容易喝了一小口，一咳嗽，又全吐了出来，李建成只好又扶他躺了下去，把毛巾用水湿了湿给他重新敷上，他闭上眼，喘息着，睡了过去。老赵干完活后，就回到屋里暖和，李建成也没什么事，去二嫂屋里逗小虎玩了一会儿后也回到屋里来。刚才只顾照顾客人了，他忘记了自己也有点咳嗽，他感到喉咙有点干。老赵正倒在炕上抽烟，见他回来，非要拉着他下一盘象棋，老赵的棋龄比